

蘇佩秋艷史



中國第一書局出版

62点 980612

782.98

4422

九世大平與竹辭

蘇佩秋全傳

上海世界書局出版



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六版

蘇佩秋全傳(全一冊)

價洋二角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著述者

藕香室主人

印刷所

上海世界書局

發行所

廣州北京
杭州漢口世界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

世界書局

提 要

張艷幟於京鄴。噪芳名於昔時。使武人官僚政客。議員趨侍其妝臺。仰望其丰采者。非蘇佩秋乎。為賣國奴之寵妾。施長舌婦之毒計。致喪失種種權利。引起學生風潮者。非蘇佩秋乎。是則賣國奴者。不啻秦檜之後身。而蘇佩秋者。亦即秦檜之妻王氏之化影也。語曰。國家將亡。必有妖孽。觀此益信。諸君欲知蘇佩秋風流事蹟。以及外交上種種失敗。為蘇佩秋暗中播弄之結果者。不可不快覩是書也。

蘇佩秋全傳目錄

- | | |
|----|--------|
| 一 | 蘇佩秋之出身 |
| 二 | 蘇佩秋之生日 |
| 三 | 蘇佩秋之待客 |
| 四 | 蘇佩秋之從良 |
| 五 | 蘇佩秋之魔力 |
| 六 | 蘇佩秋之雌威 |
| 七 | 蘇佩秋之劇迷 |
| 八 | 蘇佩秋之揮霍 |
| 九 | 蘇佩秋之行樂 |
| 十 | 蘇佩秋之秘術 |
| 十一 | 蘇佩秋之財產 |
| 十二 | 蘇佩秋之賭博 |
| 十三 | 蘇佩秋之趣聞 |
| 十四 | 蘇佩秋之奇想 |
| 十五 | 蘇佩秋之蜜約 |

共

蘇佩秋之嗜好

十六

主

蘇佩秋之戲言

十五

然

蘇佩秋之愛錢

十四

无

蘇佩秋之毒計

十三

平

蘇佩秋之禍國

十二

三

蘇佩秋之日記

十一

三

蘇佩秋之情敵

十

三

蘇佩秋之私女

九

西

蘇佩秋之外遇

八

三

蘇佩秋之侍婢

七

蘇佩秋全傳

藕香室主人編輯

(一) 蘇佩秋之出身

今欲述蘇佩秋一生之事實，與我國外交上密切之關係，不能不先將其出身為閱者諸君一告。蘇本姓陳，揚之東鄉人。其先世為鹽商，積有造孽錢，不下數十萬。至乃父名君謨者，揮霍無度，用財如糞土。不十年間，變田地賣房屋，而家產蕩然矣。先是君謨嘗畜一妓，與有齒臂盟，妓固賢慧者。見君謨之豪侈，心不然焉，勸以稍節金錢，經營商業，俾可復先人之舊業。不至一敗塗地為鄉里所恥笑。孰知君謨非惟不聽，且因是而生厭，故喜新之念，於是攜鉅資游滬上。凡秦樓楚館，無不有其足跡也。某妓聞之，追踪至滬，寓某旅館，朝夕尋訪，杳無踪跡。末後於鄭家木橋小客棧門首，見有一形似君謨者，滿面瘡痍，衣衫襤褸，初不敢遽認。細窺之，無誤乃走近其身，傍謂君謨曰：「君猶識僕否？」君謨至是羞慙無地，囁嚅而言，不能出。欲避則無路可走，某妓見其跼蹐不安，狀知其猶有愧心，乃謂之曰：「僕寓某處某旅館中，君於晚間九時來，僕當先候於門，以待君有言相告，不可失約。」言畢遂行。某妓行後，君謨輾轉思維，深悔當初不聽其言，致有今日。此時邂逅道左，未知像無心之過乎？抑有意而來乎？如果有意而來，渠固美意，然余落魄至此，非復昔日之景象，得不被渠羞辱乎？思前想後，進退維谷。至鐘鳴八下，而飢腸轆轤，無一簣之可展，遂忍餓至某旅館，在十步外。見某妓已佇立門外，時在春初，君謨衣破夾衫，澀縮不前。某妓遙見之，喜其不失信，乃迎上前，探出十元之鈔票一紙，遞與君謨，曰：「君速去購一套丰新舊之棉衣褂，將破衣換去。來至某號房間，會僕，免得旁觀不雅也。」

君謨接受之下喜出望外。走至石路上。購一件二藍罽綢棉袍。天青素緞馬褂。價洋九元。就將鈔票換出。我多一元。因腹中飢餓。萬分遂折至寶善街某飯店飽餐一飯。回至小客棧中。脫去舊衣。穿上袍褂。頓時搖擺擺擺。向某旅館而來。入門後。問明某妓寓居之房。知在樓上第幾號。君謨上樓之頃。某妓已聞聲出迎。攜手入房。告以孤身來滬。尋訪日久之情形。并云此行攜有私蓄三千金。以踐舊日之盟。君從前不聽僕言。以至吃盡苦頭。後當痛改前非。力圖正當之業。區區三千金。與君作資本。察時勢之所需。當不至窮餓而死也。詎君謨到滬之後。日與匪類為伍。聽見某妓此番言語。即起圖財之念。裝出悔恨模樣。指天誓日。假作殷勤。并與某妓商量遷徙之地。以為久安之計。先陰忽忽。由春而夏。由夏而秋矣。君謨心生一計。謂某妓曰。今有某洋行。招請買辦。須填款五千金。可得月薪二百元。卿能相助否。某妓曰。事固可靠。僕財即君財。有何不可。況僕來滬之時。已與君言。今既有此機會。豈有食言之理。但僕之現金實祇三千。如必需五千金者。惟有將僕之衣服首飾盡數變賣。以成君事。君謨見其計已售。遂解某妓而出。謂至某洋行接洽妥當。再作計較。某妓見君謨數月之間。毫無邪行。今茲之事。僅向僕商議。能為力否。並不亟亟取款。必無多意。可知。故竟信而不疑。摒擋衣飾。湊足五千之數。待至君謨歸來。則言洋人約定備齊填款。即可進行。某妓曰。如此甚好。僕已為君布置齊備。明日便可送去。日後衣食全在此舉。君其勉之。一宿無話。翌晨起身。某妓特備蛋糕饅頭兩碟。謂君謨曰。願君食此。逐步增高滿載而歸。蓋糕與高饅與滿均為諧音。取吉語也。一面將鈔票五千點交君謨。珍重叮嚀。囑其公事辦畢。早早歸家。免得令僕盼望。諸君乎。亦知君謨之騙取鉅款。果有某洋行買辦之事乎。蓋昏空中樓閣。絕無影響之談。實則君謨取到五千金後。早已鴻飛冥冥。作汗漫之游矣。所苦者某妓也。空房獨處。望眼為穿。直守至夜靜更深。猶不見君謨之歸來。於是疑團滿腹。怨苦難言。一連數日。杳無影蹤。默念來日正長。如何度活。計不如三尺白綾。了此殘生。轉為乾淨。

也。思念已定。向牀頭覓得君謨所求之絲帶一條。懸樑作結。對天長跪。願與君謨作來生之會。一命悠悠。遂赴黃泉而去矣。

(二) 蘇佩秋之生日

蘇佩秋之父。既如上述矣。則蘇佩秋之母。當亦諸君所急欲聞者。其母徐氏。彭城望族也。父以貪婪。歿。嫁君謨後。伉儷不甚相得。故夫婦相處之時。亦甚少。君謨遊滬之前一日。會宿於家中。一度春風。珠胎暗結。韶華易逝。十月已屆。當某妓懸樑之日。正徐氏臨蓐之日。時在七月下旬。故名之曰秋姑。秋姑生而聰穎。故其母愛之。不啻若掌上珠。且自其父出門後。音信全無。雖朝聽鶯語。夕卜燈花。奈似鏡裏窺花。海中撈月。杳不知其消息也。今得玉琢小兒。戲嬉懷中。則無聊之時。亦足以稍慰離情。矧秋姑之聰明伶俐。尤非他女子所可及者。秋姑年五歲。一夕。謂母曰。人皆有阿父。何兒獨無。其母聞之。淚簌簌下。因謊之曰。汝父作官去矣。秋姑曰。作何官。其母曰。作外國官。秋姑曰。作外國官有何好處。其母曰。可以發洋財。於是秋姑念念不忘。存諸心中。及至智識漸開。常欲嫁一作外國官者。以為可以發大財。而享大福矣。秋姑之母。撫養秋姑。至十齡。啼飢號寒。備嘗苦楚。甚至借十指以自活。時在清光緒之末年。鄉中喉疫大作。死亡之人。日有所聞。其母亦染是疾。未及一週時。竟棄其孤苦。零丁之愛女。而長逝矣。殯殮之資。一無所出。二三戚屬。不敢上門。其西鄰有鄔姓婦者。年四十許。以販女為生涯。平日常來秋姑家。見秋姑之嬌小玲瓏。早存一拐販之念。今見有機可乘。遂來謂秋姑曰。汝母已死。汝家中無人。何以存活。不如隨我去。與我家姊妹相處。保汝喫著不愁。秋姑曰。感姆大德。但我母未殯。焉能他往。如妹能殯葬我母。俾得安居泉下。小女子當永為妹家之婢。以報此日之恩。鄔婦從之。出金三十。為其母置辦衣衾棺槨。殯殮訖。暫厝揚城東門外之義塚上。秋姑舉目無親。

含淚別其地下之母。隨至鄆婦家。見有年長於己者二三人。鄆婦均教以姊呼之。處一月餘。鄆婦延師教以歌詞。秋姑性本聰明。且在家時。其母教之識字。過目不忘。故不及數月。而普通之歌曲。已宛轉可聽。遂挈之至鎮江。鬻於某妓院。從此一顆明珠。落於孽海矣。

(三) 蘇佩秋之待客

自秋姑入妓院後。遂改姓為蘇。而易其名曰佩秋。忽忽五六載。已屆及笄之年。聲譽鵲起。高出儕輩。時其假母。有一姊妹行。來自京師。見佩秋之姿首絕佳。乃嘆曰。何來此天上安琪兒。屈辱於泥塗耶。倘攜至京華。高張艷幟。則墜鞭公子。走馬王孫。孰不欲一覩顏色。以為快。一擲錢樹子。萬金不難立致也。其假母聞此言。願偕至京師。於是擇行期。乘車北上。抵京後。寓石頭胡同某小班。懸牌未一月。而蘇佩秋三字。已徧傳都下矣。惟佩秋之動人。不在面目之嬌好。不在身體之窈窕。實在其應酬工夫之周到圓滑。雖近日大名鼎鼎之外交專家。咸嘆不及焉。故凡入其粧閣者。無不被其軟化。嘗有二事。堪為佐證。某中將者。某大帥之心腹也。至京。聞佩秋名。特造其香巢。朝朝暮暮。竭力報効。佩秋以其為武夫。不願與之親。然又不敢過拒。惟日以甜蜜之言。灌其耳鼓。一日。某中將大宴同僚於其粧閣間。酒酣興盡。羣客皆散。某中將佯醉沙發上。以為留髡之樂。今日其可以達目的矣。佩秋知其隱。時而送香茗也。時而進鮮菓也。倍極殷勤。毫無倦色。某中將以為入其彀中。及至夜半。四無人聲。某中將從沙發上翻身起。佩秋卒然呼腹痛。倒身床上。緊閉牙關。如急痧狀。於是合院之人。聞聲皆起。某中將至是。惟有坐待天明。自嘆豔福未修也。閱者諸君。亦知佩秋之腹痛。真耶假耶。其前此之格外親熱者。早已預備此計。彼某中將。一粗莽之武夫耳。經此送茶送果。吃盡迷湯。何能計及其真偽耶。又一日。有秘書約佩秋去觀劇。歸院則某督辦在焉。威氣凌人。不可一世。佩秋笑臉相迎。謂某

督辦曰。大人來何遲。適某公使打電話來。邀大人及僕去看影戲。僕思或有秘密談判。等候大人良久。恐觸某公使怒。故代大人先去陪候。今觀大人怒氣滿面。豈僕不當去耶。一面言語。一面即倒身某督辦懷中。嚶嚶啜泣。作自怨狀。某督辦至此。筋骨酥軟。將項間之一腔怒氣。拋向九霄雲外。佩秋竊窺其面。知其怒氣已消。反起身抹某督辦之胸曰。請大人息怒。今日事皆僕之不善。恕僕初次。下次事事當候大人之命而行。隨手取上等雪茄烟一枝。授某督辦口中。劃上洋火。竭盡獻媚之技。惟佩秋歸院時。某秘書固偕其同來也。祇以房中有客。例不相會。故暫居別室以待。等候多時。不見佩秋出房。未知客為何人。意必為佩秋之至好。一時酸勁大發。在室中怒罵不止。佩秋聞之。左右為難。忽心生一計。來至某秘書前。附耳語曰。頃某大人言。總理傳出府中密旨。欲赴滬上。除去某要人。令某大人物色。勝任之人。事後升官發財。當一如其願。某大人因不得其人。躊躇萬分。僕聞其語。亟以君進。某大人聞君之名。頗為首肯。謂君人極精細。作事亦不暴躁。正在商量進行之法。不意君忽起。僕恐某大人辨出君之聲音。故急急趕來。君今宵不必回去。靜待此間。僕與某大人密議穩妥。即當報君聞知。以便趕辦也。某秘書聆此一番言語。升官發財之熱。滿儲胸中。故信而不疑。噫。佩秋逞此狡計。玩武人顯官於股掌之上。如弄一嬰兒。其後日之助紂為虐。使曲金剛受萬人之唾罵。豈無故哉。

(四) 蘇佩秋之從良

蘇佩秋與某秘書之交情。實過於某督辦。特以某督辦財力雄厚。性喜揮霍。而某秘書則家無多金。思欲在某督辦身上飽其慾壑。然後再與某秘書訂百年之好。故蘇佩秋之對付某督辦。表面上反過於某秘書。且其馬纓樹下。自有某督辦某秘書車馬之跡。而後北京之政客也。遺老也。以及文人

學士公子王孫。莫不欲望見美人之顏色。此去彼來。幾如山陰道上。應接不暇。於是佩秋之身價。頓增十倍。會有某富商。自南中來。遊京師。流連於佩秋之妝閣者。已兩閱月。纏頭之費。何止萬計。願以五千金為壽。納佩秋為小星。佩秋徂於其母作外國官之一言。故無論何人。均不在其意中。連延復連延。而曲金剛適副外交矣。一日者。於友人席上。遇蘇佩秋。應洪述祖之名而至。四目對射。如電石吸磁。佩秋暗詢洪述祖。以此客之姓氏。某秘書告以曲金剛之姓名。歷史並現為外交次長。佩秋聽至外交次長。如有觸於心。臨行時。秋波在曲金剛身上一轉。及至歸院。倚枕而思。默念外交一職。必有作外國官之資格。方可勝任。今見曲某。不知何故。其影像深印於懷之腦中。而不能去。此殆與僕有夙緣耶。一念未已。而跑廳之人。高呼客至。佩秋啟帘出迎。則見洪述祖與曲金剛。滿臉笑容。相將入房。佩秋即走至金剛身傍。笑曰。貴人降賤地。頗使蓬華生輝。今日何風。將曲夫人吹到此間。金剛聽佩秋口齒伶俐。欣喜不置。惟礙於洪述祖之面。不能作出狎暱之狀。自此之後。金剛背洪述祖。常常過佩秋處。雨下深情。難以言喻。天緣湊巧。宋教仁猝斃海上。報紙喧傳。皆目為洪述祖之主使。於是洪述祖連夜逃遁。匿居青島。金剛得此機會。遂欲將佩秋娶歸。貯訪金屋。幾次磋商。始由其假母索萬元之身價。金剛慨然允諾。一面立付交通銀行支票一紙。一面特辦衣服首飾。價又萬餘金。擇定吉日。賀客盈門。而薄命似絮之蘇佩秋。遂一躍而為外交次長之如夫人矣。從此卿卿我我。議論長。今日商密約。明日議借款。凡關於國家之事。無不有佩秋之計畫運乎其中。以故金剛常以女諸葛目之。嗚呼。佩秋之厄運。脫中國之厄運。至古來國家之禍。其發端每起於甚微。吾觀於佩秋而益信。

(五) 蘇佩秋之魔力

蘇佩秋自嫁曲金剛後。而曲金剛之官運亦蒸蒸日上。未幾而升外交總長矣。未幾而遷交通矣。求幾而兼財政矣。不知者以為佩秋有幫夫之運。即金剛自己亦以佩秋之命運亨佳。故寵幸之心。與其官階並時而進也。金剛之妻王氏係上海之巨族。世代書香。極守禮法。平日見金剛之行為。常以微言諷之。彼時佩秋尚未進門。故金剛時或聽從王氏之言。凡有損及國家關係民生者。不敢肆意妄為。佩秋入門數月。見王氏性情慈善。柔弱可欺。遂日以王氏之暗昧。不知世界大勢。晤金剛之耳。且從慫恿金剛非接近某派。別樹一幟不可。金剛聽之。頗為合理。遂力排舊交通系。而立一新交通系。已為其領袖。一面與某派竭力聯絡。佩秋則認某武人為義父。時常往來其門。凡某武人家中之人。上自妻妾下至奴僕。無不喜佩秋之柔順也。孰知佩秋之用心深遠。有非常人所能知者。金剛長財政時。為某項借款。不能成立。而各省之催索軍餉。日必數起。金剛束手無策。佩秋乃夜往某武人家。用苦肉計。哭訴於某武人之前。不數日。某武人之心腹某。即赴日觀操。此項借款。於不知不覺之中。遂得訂約。其中奧妙。固非外人所能窺見也。由是金剛之奧援。一日堅固。一日。雖攻擊者不乏其人。而其位置安若泰山。反本思源。不能不嘆佩秋之妙計。故寵幸佩秋之心。更進一層。佩秋恃其寵幸。陽與王氏相親。實則欲剝取王氏之短。而訴之金剛。以為離婚之地步。而已得正位為夫人也。所幸王氏素稱賢淑。自甘退讓。一舉一動。無不推佩秋主之。而自身反若為婢僕也者。奈佩秋雄心無厭。得步進步。又恐旁人之議已。乃日獻殷勤於曲父之前。朝起則問安。夜眠則省視。外人觀之。其賢德固不亞於大婦。故稱贊佩秋於曲父前者。時時不絕也。金剛有二子。長子在清華學校。愚昧不堪。造就。擬斥學者數次。特以乃父之情面有關。故勉強留之。其幼子則在家讀書。金剛之父。惡長孫而愛幼孫。佩秋知其意。撫幼子如己出。有時為其製新衣。有時為其購食物。使曲父曲子。均墮其計中。而不覺。曲父語金剛曰。姑娘事我孝。一飲一食。必親自留意。不謂青樓中。有是賢女子。汝當善視之。曲

子告金剛曰。姨娘待我厚。凡兒所欲者。姨娘無不順我之意。而畀我。兒當日隨姨娘之左右。我父其許我乎。金剛聽父與子言。真以為佩秋之賢。有非王氏所可及者。於是對於王氏之愛情日淡。寵幸佩秋之心日深。在形式上。周王氏為大婦。佩秋為侍妾。其實家中一切事權。由此均漸歸於佩秋。掌握之中。他人所不能解之事。得佩秋一言。無不立解。他人所不能致之物。得佩秋一語。無不立致。金剛之寵幸佩秋。至此已達於極點。大小倒置。上下趨附。佩秋真女中之人傑哉。

(六) 蘇佩秋之雌威

蘇佩秋之權勢。不僅及於家庭之間。凡北京之有官迷者。無不欲仰其鼻息也。聞有某部某司長。固為舊交通系之分子。因見新交通系之勢力日增。思欲攀附。苦於無路可入。乃密訪曲金剛左右之人。曲家中有姨太太幾位。最親信者為誰。其人以佩秋告。某司長歸而謀諸妻。擇得七月某日。為佩秋之生辰。特辦上等禮物。夫妻偕往祝壽。暗中某司長之妻。即拜佩秋為義母。實則其妻之年齡較長於佩秋也。由是往來密切。人無間言。一日佩秋病。某司長之妻。聞信趕往。親自料理湯藥。周旋左右。跣步不離。口渴則為之煎湯。腰痛則為之捶背。敬謹從事。雖孝女之奉其母。不是過也。及病愈。佩秋感激萬分。常思有以酬報之。會某海關監督。因事去職。運動者紛至沓來。或恃大帽子。或送黃白物。擾擾經旬。尚未發表。良以此缺為著名優缺。金剛時兼財政。不肯輕易放過。如叫拍賣然。必得一大之數。然後畀之。否則揀一帽子之最大者而與之。做一大大人情。亦無不可。回至家中。將關於此事之私函。一一拆閱。較量其人物之輕重大小。佩秋從旁窺見。心中暗喜。乃謂金剛曰。此缺汝意授於何人。金剛曰。我正為此事遲疑。信札如此之多。究竟何人最為適當。實在毫無主見。卿試將此種函件。代我逐一披閱。揀出數人。再行評量而定奪之。佩秋曰。不然。此種函件。儼雖未曾寓目。想必

均屬當今之要人。此缺既為眾矢之的。與甲則開罪於乙。與乙又失歡於丙。見好者一人。而懷恨者不知凡幾。僕意不如與一絕無關係之人。使外人無從揣測。併以顯君之不徇私情。不貪貨賄也。金剛曰。此計甚妙。但現今可靠之人極少。如齊此優美之缺。肆行搜括。將來鬧出笑話。豈不連累及我。佩秋曰。君毋憂。僕之義塔某人。操守素嚴。堪以畀之。金剛笑曰。義塔之稱。甚為新奇。汝未有女。何來此塔。佩秋曰。某人之妻。非我之義女乎。婦既為我之義女。則夫當為我之義塔。君真少見多怪。何奇之有。金剛聽此一番言語。明知佩秋為賣弄人情。然又不敢違拗。於是明日進府。向大總統極力保薦。一面提出於國務會議。眾國務員見金剛所提出者。為一素不注意之人。面面相覷。說愕不置。金剛見各員之面。知皆懷疑而不敢定。乃故慎重其詞曰。昨日僕進公府。為某項要件。與大總統密談兩小時。臨行。大總統以此君相囑。僕仰體上意。今以此缺尚未簡人。故特提出。請諸公表決之。眾國務員信以為真。各無異議。就此通過。當夜金剛歸家。將此事告知佩秋。佩秋暗暗歡喜。後有知某司長之事者。均仿其道而行之。而佩秋之財室。幾成一交易之市場。嗚乎。國家名器。變為婦女報酬之具。其前途尚可問乎。

(七) 蘇佩秋之劇迷

語曰。趙孟之所貴。趙孟能賤之。此言人手段之利害。欲如何便如何也。有某路總辦者。初借佩秋之力。竄緣得此。後因佩秋欲辦鑽鐫一副。價在十萬金左右。使人授意某總辦。欲其報効。某總辦以任事僅數月。無從籌此鉅款。遲遲未辦。佩秋遂懷恨曰。孺子方得成名。便忘却老娘之惠。鞋子未著落一樣。(此吳語也)倘被外人知曉。豈不笑僕貪婪乎。僕必有以報之。好教彼知僕之手段。遂口出種種惡言。日在金剛前訴說如何誤事。如何納賄。如何舞弊。金剛聞言。怒不可遏。即以部令發表。調部

任用。及至某總辦到部後。又無重要位置。僅派在某科辦事。忽忽數月。某總辦微有所聞。知此番調歸部中。出於佩秋之譖。想其原因皆由鑽鐫而起。左思右想。如欲棄而他圖。實無可靠之路。況新交通系之勢力。方興未艾。能左右曲金剛者。舍蘇佩秋外。更無其人。欲於交通中求生活。非仍借助於此人不可。所謂在他門前過。怎敢不低頭。主意已定。乃往候於曲氏之門。候至第三日晚間。見門內走出俏婢。告汽車夫曰。二太太（曲宅上下人等皆以此稱蘇佩秋）要往第一台看戲。命汝速去備車。某總辦聽得清楚。知曲氏之人看戲。必先預定包廂。遂乘早趕至第一台。問明跑堂（南方稱爲案目）知在樓上右首第三個喜得第二個中。尚未有人。某總辦即包定此廂坐以待之。少頃。鑼鼓開場。戲文開幕矣。某總辦志不在此。故兩目時時他顧。即有時注定台上。亦但見紅紅綠綠。不辨是何戲文。及至楊小樓水簾洞出場。叫好之聲。哄然並作。而第三色中之主人翁至矣。僅帶一婢。即項所見者。奇異之香陣陣拂來。某總辦之心。幾為之蕩。繼見電燈之下。鑽光閃爍。側目窺視。知其所穿之衣。四圍花邊。皆以鑽石紮成。噫。此何人。此何人。此非某總辦所渴欲望見之蘇佩秋乎。某總辦至是。遂致前清之舊禮。趨至佩秋包廂中。向佩秋下一跪（俗名打千）口中並曰。請二太太安。佩秋初喫一驚。不知為何人。及某總辦起立。方始見之。某總辦轉立佩秋身後。兩手垂下。默無一語。如僚屬之伺候上司然。佩秋知其來意。乃顧謂某總辦曰。汝今去看戲。有話明日至宅中再談。某總辦連稱是。退至自己包廂中。時時偷視佩秋。則見佩秋凝神注目。全在於戲台上。至水簾洞方閉幕。而佩秋已起身矣。某督辦站起恭送。以為佩秋事務繁多。不能久坐。故並不疑其有他意。明日午飯後。徑赴曲氏之門。聞人疑其謁曲金剛也。告以大人尚未回宅。某總辦曰。我昨奉二太太之命。持有要事相商。請煩通報一聲。聞人聞係望二太太者。不敢怠慢。即問明某總辦之姓名。進內報知。佩秋命在西院洋房內等候。聞人出領某總辦至洋房內。送奉茶烟。退至階下。不一時。佩秋自內出矣。服西

洋裝。拖長裙。飄飄欲仙。某總辦見之。趨步上前。又行一昨日之禮。佩秋答以一鞠躬。隨分左右坐下。佩秋故意問某總辦曰。先生幾時到京。府上想都安好。曾否同來。今日到此。可是與我家大人商量路上工程之事。某總辦頭緒全無。口中連說否否。心中反狐疑起來。以為我到京數月。調部之事。聞皆出自彼計。豈有不知之理。而今如此說法。莫非我所聞不真。其中另有別情否。想到此間。拿定主意。謂無論真假。現欲求彼設法。非做一矮人不可。特碍於階下之閹人。不能做出十分醜態。欲言還止。兩目望窗外一看。佩秋心思靈巧。即命閹人退出。某總辦至此。始恭恭敬敬。對着佩秋曰。求二太太恕罪。一連數聲。並無下言。佩秋心中反好笑起來。故意曰。先生有何罪。如路上有難了之事。不妨直說。當代向我家大人商議。決不難為先生。某總辦聽其言中有意。乃直言曰。僕前次疏忽。有違二太太之尊命。但到京數月。苦不堪言。要求二太太格外開恩。仍加提拔。以後無論何事。當粉身碎骨以圖報。斷不敢稍有遲疑也。言畢。袖出珠鍊一條。乃其妻所御之物。價亦在五千金以外。惟佩秋視之。毫不為奇。某總辦且曰。此不過畧表孝意。二太太前次命購之件。當隨時留意。揀選上等有進呈也。佩秋曰。既然如此。我今暫時收下。以後之事。總當小心辦理。某總辦又連連稱是而出。不上一星期。竟奉部令。派赴某省。調查路工。於是某總辦連夜赴差。竊語其妻曰。今而後我不敢不奉命。惟謹矣。

(八) 蘇佩秋之揮霍

時至今日。奢侈成風。富室名媛。大家貴婦。入市肆而購珍寶。一舉手間。擲去金錢以千百計。其糜費之鉅。為古今所罕聞。然要未有如蘇佩秋之甚者。佩秋自入曲氏門後。山珍海味。錦繡羅綺。胥不足以饜其慾。日必高坐汽車。至前門外遊覽一周。見有奇異之物。不問價之幾何。必致之家中而後快。